



参赛作品被拿到网上销售 书法比赛套路有多深

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最忙五人组”，出现在数个书法大赛的获奖名单中。一时间，引来公众对书法圈的关注。

圈内告诉记者，如今书法圈的一些展览、比赛乱象丛生。愈演愈烈的功利风，已经“污染”了本该纯粹的评价体系。

参赛作品被拿到网上销售

记者注意到，在很多书法展赛的征稿启事中，都有一句话：“所有作品一律不退，主办方对作品拥有所有权，在刊登、印刷、出版过程中，不再另付稿酬。凡投稿均视为认同以上各项条款，并遵守以上规定，大赛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叶小舟（笔名）现在是一位书法老师，同时是省级和国家级书法协会会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该拿的证已经都拿到了”。他对参赛已经没有多少热情，每四年会参加一次省书协组织的展览，目的仅仅是为了向学生家长证明状态保持得不错。

叶小舟通过自己授权的网店代售作品，但有一幅他并没授权，却被挂在网上售卖，“很多比赛都不退稿，所以主办方能拿到不少书法家的作品，再通过其他渠道变现。”

叶小舟颇为无奈地说，现在不仅是商业比赛的主办方以盈利为目的，不少参赛者也带着功利心，“不管是从事培训行业，还是卖字，有了奖项加持，才能更好地牟利。”

书法展赛已经形成产业链

曾经有一段时间，巴山逸士（笔名）热衷于参加各大书法展赛。“我进书法这个圈子比较晚，等我进圈的时候，已经形成产业链。办赛为了盈利，大家带着功利心参加展览、比赛，纯粹的业余爱好者很少。”

他曾经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参加某项展赛，结果非常意外，参赛学生中写得相对较差的那个，反而获得了入展资格。等拿到作品集，看到评委名单，他恍然大悟。“入展学生写的是我一个老师的对联。没想到，这个老师是展赛评委。”

这件事给了巴山逸士一点“小小的冲击”，让他感觉更加震撼的是自己的参赛经历。“我跟着甲老师，陆陆续续学了一年。其间有几次入展了，就有一次我没入展。其实我自己也没多在意，但甲老师特意跟我解释，评审的时候，他出差了。他说，如果没出差，情况会好一点。”

甲老师的暗示已经很明显，“原来评委的学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乙老师则直接颠覆了巴山逸士的三观。

乙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普遍反映“入展率”高。“我当时那个阶段的心态，就一心想入展。”等走进老师的工作室，他才明白“入展率”高是因为，学生们每次参加展赛，都是先自己写一幅草稿，然后拿给老师，老师写一幅示范，让学生照着示范反复练。“等于乙老师一下子就把你带到了不属于你的那个水平。”

还有，一般写行草书，正文相对容易，但落款，很多人写不好，容易露馅。如果学生的落款写不好，乙老师甚至直接帮学生写落款。

功利风气已经传染给孩子

记者注意到，很多比赛在征稿启事中，会特意为培训机构设置奖励。机构投稿越多，给机构和老师的奖励也越多。这些奖励有赛事组委会颁发的“金牌指导教师”证书、“全国百强书法名校”牌匾，还有现金。

叶小舟直言：“书法教育的最终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孩子们把字练好。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当然好，但国内赛事目前乱象丛生。”巴山逸士的经历，让他终于知道那些冲省展国展、省赛国赛的高价培训班是如何操作的，也明白了招生广告中的“包入”是什么意思。他彻底对书法展赛法魅，“现在有些少儿比赛，也是培训机构老师先打草稿，让小孩子照着练。功利的风气，已经传染给了孩子。”

从追逐名利到看破名利，巴山逸士现在只建议学生参加学校或者各级教委组织的现场比赛，“现场比试，没有奖金，但有奖状有荣誉有鼓励，这就够了。”据北京日报



- 要钱购买“谷子”被拒，15岁女孩掐住母亲脖子
- 母亲信用卡被盗刷4万元，14岁女儿精神遭受重创
- 沉迷二次元“没有朋友”，六年级女生“想自杀”

这些未成年人为何深陷“谷圈”

民生调查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新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正在买“谷子”的学生

是“用花钱的快乐抵消负面情绪”，但未成年人往往缺乏成熟的消费观念，很难把控消费尺度。

一些商家的“饥饿营销”进一步加剧了非理性消费行为。重庆一名玩家刘竹解释，限定款“谷子”发行量少，商家通过刻意营造稀缺氛围，导致部分产品在二手市场价格飙升，进一步刺激了玩家的购买冲动。

逃避现实

对“谷圈”的沉迷，正逐渐侵蚀部分未成年人的学业与现实生活。

谷雨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排名前列的高中，如今学业急剧下滑，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一和她谈学习就吵架，我们实在无计可施。”李琳无奈地说。

浙江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宁诺的情况更为严峻。她暑假期间每天将自己关在屋内，沉迷于二次元文化（动画、漫画、游戏等亚文化圈中用于称呼二维平面作品及其相关衍生意象的专门用语，泛指由平面视觉作品构建的虚拟幻想世界及其衍生文化）至凌晨四五点，还曾偷偷给游戏充值超过1万元——而她父母的月收入合计不足万元。更让家人忧心的是，宁诺在日记中写下“找不到交心的朋友”“想自杀”等话语，目前其父母已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类似案例在多地持续涌现：广东14岁女孩张慧几乎不与家人交流，与家人产生矛盾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内抽烟，与“圈友”相约外出玩耍，整个学期仅到校几天；云南17岁女孩刘青为承接Cos（即Cosplay，指扮演自己喜爱的角色）圈假发制作订单和打游戏，作息昼夜颠倒，一学期几乎不到校上课。

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沉浸在虚拟世界还可能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扭曲。

宁诺竟指责月薪

不到3000元的母亲，“赚这么点钱，活着有什么用”；谷雨则认为，“父母给自己花钱，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与其他圈友相比，自己已经非常“节俭”。

交易乱局

随着大量未成年人涌人“谷圈”，原本就缺乏规范的交易市场乱象丛生，各类潜在风险日益凸显。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和交易平台进行关键词检索，尝试从评论区和商品信息中了解买卖双方的身份情况。结果显示，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虽有卖家标明“未成年人需在家长同意下购买”或“不出售给未成年人”，但社交平台的虚拟性使得买方年龄难以核实，未成年人私下交易仍屡禁不止。

北京认知初陪伴教育机构负责人暖阳指出，“谷圈”还存在被黄色产业链渗透的风险。比如，圈子里存在依托短视频平台传播的不良“慢脚文化”（网络上流行的一种低俗、畸形的亚文化现象），内容包含扭曲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

“更有不法分子以此为掩护进行黄色产业链交易，售卖所谓‘私密照片’等非法内容。”暖阳说，一些未成年人为了彰显独立，易被诱骗参与此类活动，甚至视之为“精神充实”的表现。

诈骗分子也将目标瞄准了缺乏防范意识的未成年人。来自广东的陈葵告诉记者，其同事的女儿14岁，为购买“谷子”加入一个名为“免费送吧唧”（一种徽章类周边）的社群。有不法分子冒充警察声称其在该社群涉嫌诈骗，以“承担不良后果”相威胁，诱导女孩用母亲的手机通过“云闪付”开通会员，分4笔盗刷信用卡近4万元，钱款至今难以追回。事发当晚，女孩因极度恐惧呕吐不止、无法进食，精神遭受重创。

（文中受访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